

喵，我不胖

好吃的给我拿过来

“痞子猫阿条的美食生活”



「日」群阳子 著
小陆 译

- 日剧《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
- 电影《海鸥食堂》

❖ 家中有毛小孩且对动物充满爱的你不要错过!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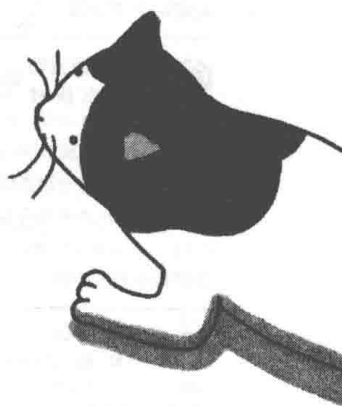
原著作者

群阳子的
治愈系力作

喵， 我不胖

好吃的给我拿过来

“痞子猫阿条的美食生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日] 群阳子 著
小 陆 译

OYAJI NEKO WA SHIMA MOYO by MURE Yoko

Copyright©2012 by MURE Yo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2012.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Ltd.,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URE Yo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Japan and YOUBOOK AGENCY,PRC.

版贸核渝字(2015)第2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喵,我不胖,好吃的给我拿过来:痞子猫阿条的美食生活 / (日)群阳子著;小陆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3

ISBN 978-7-229-12811-1

I.①喵… II.①群… ②小…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249号

喵,我不胖,好吃的给我拿过来:

痞子猫阿条的美食生活

MIAO,WO BUPANG,HAOCHIDE GEIWO NAGUOLAI;

PIZI MAO ATIAO DE MEISHI SHENGHUO

[日]群阳子 著 小 陆 译

责任编辑:钟丽娟 张 蕊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2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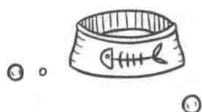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811-1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 惊世骇俗的阿条	001
2 - 小比的猫粮	015
3 - “嗡嗡”扑灭大作战!	028
4 - 魅力无穷的猴子乐团	042
5 - 嘴巴，臭臭!	057
6 - 阿条的时间差攻击	075
7 - 木雕熊之谜	084
8 - 动物们的大地震	098
9 - 大叔的驭犬术	112

10 - 吱吱，情难自制，啮齿类	126
11 - “嗡嗡”二次斗争记	140
12 - 满身疮痍的阿条	154
13 - 街猫的内心戏	168
14 - 小心狼嚎	182
15 - 猫咪照片成瘾症	196
16 - 告别阳台	210
17 - 彼岸节再相会吧	224





1 惊世骇俗的阿条

最近这几年,有一只被我唤作“阿条”的猫咪常会跑来我家。比起现在的街猫,阿条的外貌被称为野猫似乎比较恰当。胖嘟嘟的身躯上有着深咖啡色和黑色的条纹,脸蛋大得很,眼睛却极小。当然了,阿条并未结扎,蛋蛋垂挂胯下。每次现身时的氛围,比起“你好”,更

像在说：“哟！”

起初，它是在小喜（我养的母猫）外出散步时，跟着一起回来。阿条的目的大概是繁殖，可惜我家猫咪已经绝育，帮不上忙。不过，被母猫屁股诱拐来的阿条，到了我住的公寓顶楼之后，发现这里非但没有其他公猫劲敌，而且采光好、通风佳。顶楼只有我和隔壁友人两户，加上友人心地善良，比我更喜欢猫咪。阿条似乎是想：总觉得，这儿，挺不错的啊。

于是，就开始在此出没了。当时的阿条看起来约莫六七岁，从沉甸甸的体形判断，之前应该是广受附近邻居关照。友人说：

“它被这附近十户左右的住家取了不同的名字，分别喂养哩。”

街猫之中，也有特别亲人的孩子，但阿条不会喵喵叫。它就用那双小眼睛，直勾勾地盯

着我们的脸。当我们也想稍微解读阿条的内心世界，朝它回望时，就会发现那小眼睛的深处发射出“给我吃的！”的这种念力波。

我家小喜的食量很小，干饲料会吃完，但如果开猫罐头给它，大部分都会剩下，所以我就拿小喜吃剩的猫罐头，再加一个新罐头来喂阿条。一开始，在我放下装了食物的托盘时，阿条都会忽然“嗒嗒嗒”地倒退三步，抬头用小眼睛瞅着我。

“怎么了？你肚子饿了吧？”

我一放下托盘，阿条就低着头，用细若蚊蚋般的声音说：

“哇——”

若是使劲威吓，极有可能以后都没得吃，所以它就采取消极性的威吓。

“‘哇’什么？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赶快

吃饭！”

我一关上玻璃门，阿条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向托盘，大口大口地吃起罐头。以前，我都把小喜吃不完的猫罐头扔掉，总觉得很浪费。自从阿条出现，就全部吃得干干净净，帮了我一个大忙。

然而，过了一阵子，我一如往常地把小喜吃剩的猫罐头加一个新的端给阿条，它却只是闻一闻，接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孔。

“怎么了？你不是饿了？不喜欢吗？为什么？”

“这个！不是别人吃剩的吗？”

“这边是吃剩的没错，但我也有加新的给你啊。”

“这种的，我不喜欢！”

阿条撇头离开托盘，钻过阳台围墙下方约

二十厘米的空隙，到隔壁去了。那天，阿条没有在我家吃饭。

我向友人抱怨明明开了新罐头，阿条却还挑三拣四，并询问友人究竟喂了什么东西给它。

“我家啊，会喂它生鸡蛋、牛奶，前阵子也喂过牛肉。”

友人家的鸡蛋和牛奶不是便利商店卖的便宜货，而是高档超市贩售的物品；不只如此，她更不像我用一次性托盘，而是盛在小碗里喂食。

“啊！你家喂得那么气派呀？”

我家喂的是小喜的剩饭，那样的话，猫咪说不定也会觉得：老子去隔壁吃就好，不劳费心！

可是，小喜只吃国产猫罐头，所以我买的

也算是品质相当不错的食物。这样还不满意的话,究竟想要什么呢?我嘟嘟囔囔地抱怨时,友人竟然说:

“对了,我还喂过野生鲚鱼的生鱼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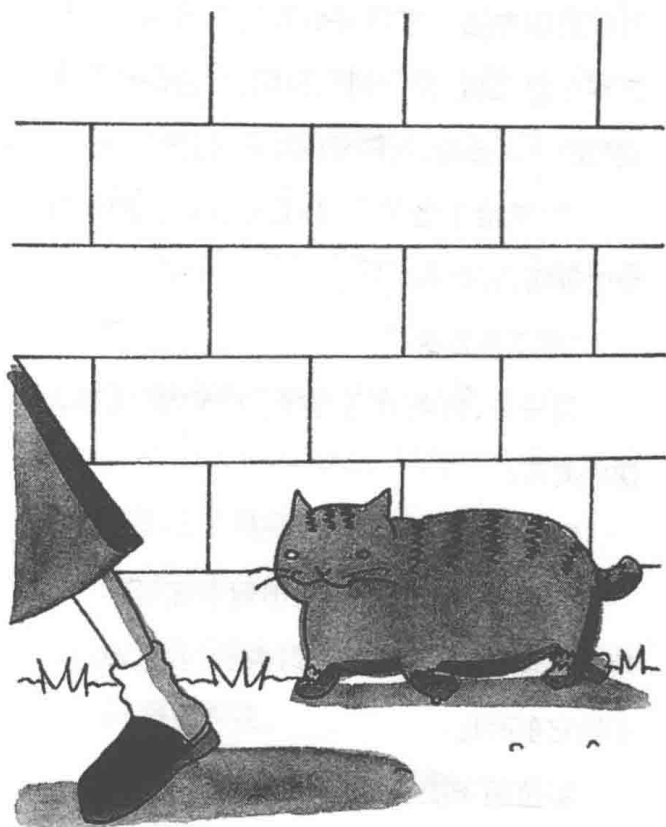
在隔壁是“备受宠爱的阿条”,在我家却沦为家猫的剩饭清洁大队。

“待遇差很多耶!”

我似乎有些明白阿条心情不佳的原因了。

话虽如此,我只能提供能力范围内的食物,假如替小喜买了生鱼片,自然可以追加提供;没有的时候,那也只有猫罐头了。阿条的挑食越发明显,严重时甚至只吃我放在食物上面的生鱼片,留下整个猫罐头。我一气,就把生鱼片拌进猫罐头里,结果阿条只把生鱼片挖出来吃掉。

“喂!你这挑食鬼。”



我一讥讽，阿条就摇晃着胯下的蛋蛋，匆匆逃到隔壁去。享用完数百日元的生鸡蛋和新鲜牛奶之后，又回到我家阳台，静静地注视我的脸孔。接着，炫耀般地舔舌，仿佛在说：

“隔壁给了老子了，超好吃的呢。跟你家给的等级，完全不同！”

“那真是万幸。”

我说完，阿条就用力伸了个懒腰，大摇大摆地离开。

“那小子，拽什么呀！”

老实说，我一肚子火，但阿条还是不厌其烦地出现，用那双小眼睛盯着我，我也没办法不给它东西吃。

那位阿条美食家，大约从一年前开始，也很认真地吃起我家的猫罐头了。说不定是厌倦了高级品，决定开始当二流美食家。至于

我，总之也希望阿条充当剩饭清洁大队，便买了木天蓼粉，撒一点点在阿条之前挑三拣四的食物上面，结果它就吃得津津有味了。

“呵呵呵，猫终归是猫。被木天蓼粉骗得吃下去了呢。”

我带着大仇得报的快意，欣赏它朵颐大嚼的模样。

然而，阿条的食量变得愈来愈惊人。之前再怎么吃，一天顶多三罐。现在没借助木天蓼粉的神力，上午就吃完两罐了。

“你今天食欲真好耶。”

我一拿起空空如也的托盘，阿条就向前走了半步，凝望着我。

“你的眼睛，还真是够小的啊。”

即使如此，阿条仍然继续用那双小眼睛注视我。

“怎么了？”

我也目不转睛地回视，只见阿条的眼睛深处传送出“给我！给我吃的！”这种念力波。

“你已经吃两罐了耶，不要紧吗？”

我又在托盘上放了一罐没加木天蓼粉的猫罐头，阿条随即以完全看不出刚才已经吃过两罐的速度，吃得盘底朝天。

或许是一次吃了三罐感到很满足，阿条用看不出是肉球，还是黏了压扁松果的前脚，不停摩擦脸孔，径自到隔壁去了。事后听友人说，阿条那天就像平常一样，吃了生鸡蛋和牛奶，接着躺在阳台角落晒了一阵子太阳才离开。我告诉友人，阿条在那之前已经连吃三罐猫罐头，友人说：

“一点都看不出来呢。它到我家，就一副现在才吃第一餐的表情耶。”

莫非雄性街猫跟家猫不同,为了有足够力量应付危急事态,必须将营养储存于体内吗?我们对阿条无底洞般的胃容量感到诧异。

可是,到了晚上,阿条又出现了。

“你白天已经吃很多了喔。”

我端了一罐出来。阿条一眨眼吃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不够吗?”

我再开一罐,它又吃个精光,在托盘前面一动也不动。因为我在室内做事,阿条为了吸引我的目光,最后整个鼻子都贴在落地窗上。

“咦,怎么了?”

阿条竭力从双眼发射出“给我! 给我!”的念力波,一副饥寒交迫的模样。

我对它这般饥饿感到难以置信,又追加了一罐,阿条也照样吃得盘底朝天。

“啊！吃得好饱呀！”

阿条满足地眯起眼，挺着大肚腩，骨碌碌地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到隔壁要生鸡蛋和牛奶去了。

尔后，阿条仍继续过着“一天六罐”的日子。身体仿佛变成一个能塞多少白米，就塞多少白米的条纹稻草袋。那胖嘟嘟的身躯大摇大摆地在阳台上来回踱步的姿态，乍看之下犹如这附近的老大一般，但阿条那股莫名慵懒的氛围，又透露出它绝非领袖之才。最近就连消极性的威吓“哇”都不叫了。

“吃了咱们这么多霸王餐，真希望它叫个一两声来听听哩。”

我和友人嘴上这么说，却还是持续供养阿条。

日子匆匆过去，前几天我检查电子邮件